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

分門集注
杜工部詩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序

王洙序曰杜甫字子美襄陽人徙河南鞏縣曾祖依
藝輩令祖審言膳部員外郎父閑奉天令甫少不羈
天寶中獻二賦召試文章授河西尉辭不行改右衛
率府胄曹天寶末以家避亂鄜獨轉陷賊中至德二
載竄歸鳳翔謁肅宗授左拾遺詔許至鄜迎家明年
收京邑從還長安房琯罷相甫上疏論琯有才不宜
廢免肅宗怒貶琯邠州刺史出甫爲華州司功屬關
輔饑亂棄官之秦州又居成州同谷自負新採招餉
糒不給遂入蜀卜居成都浣花里復適東川久之召
補京兆府功曹以道阻不赴欲如荆楚上元二年聞

嚴武鎮成都自閬挈家往焉武歸朝廷甫浮遊左蜀
諸郡往來非一武再鎮兩川奏爲節度叅謀檢校工
部員外郎賜緋衣泰元年夏武卒郭英乂代武崔旰
殺英乂揚子琳栢正節舉兵攻旰蜀大亂甫逃至梓
州亂定歸成都無所依乃泛江遊嘉戎次雲安移夔
州大曆三年春下峽至荆南又次公安入湖南沂沔
湘流遊衡山寓居耒陽嘗至嶽廟阻暴水旬日不得
食耒陽聶令知之自具舟迎還五年夏一夕醉飽卒
年五十九觀甫詩與唐實錄猶槩見事迹比新書列
傳彼爲蹉駁

傳云召試京兆兵曹而集有官定後戲
贈詩注云初受河西尉辭改右衛率府

甫傳云道赴河西謁肅宗於彭原而集有喜達行
在詩注云自京竄至鳳翔傳云嚴武卒乃遊東蜀依

高適既至而適卒括適自東川入朝拜右散騎常侍
乃卒又集有忠州聞高常侍亡詩傳云扁舟下陝未
維舟而江陵亂乃遊襄衡而集有居江陵及公安詩
至多傳云甫永泰二年卒而集有大曆五年正月追
題高蜀州詩反別甫集初六十卷今秘府舊藏通人
家所有稱大小集者皆亡逸之餘人自編綴非當時
第叙矣蒐裒中外書凡九十九卷古本二卷蜀本二
十卷集略十五卷
樊晃序小集六卷孫光憲序二十卷鄭文寶序少
陵集二十卷別題小集二卷孫僅一卷雜編三卷除
其重複定取千四百有五篇凡古詩三百九十有九
近體千有六起太平時終湖南所作視居行之次若
歲時為先後分十八卷又別錄賦筆雜著二十九篇
為二卷合二十卷意茲未可謂盡他日有得尚副益
諸寶元二年十月王原叔記

胡氏序曰草堂先生謂子美也草堂子美之故居因其所居而號之曰草堂先生先生自同谷入蜀遂卜成都浣花江上萬里橋之西爲草堂以居焉唐之史記前後抵牾先生至成都之年月不可考其後先生寄題草堂云經營上元始斷手寶應年然則先生之來成都殆上元之初乎嚴武入朝先生送武至巴西遂如梓州蜀亂乃之閬州將遊荆楚會武再鎮兩川先生乃自閬州挈妻子歸草堂武辟先生爲叅謀武卒蜀又亂先生去之東川移居夔州遂下荆渚泝沅湘上衡山卒於耒陽先生以詩鳴於唐凡出處去就動息勞佚悲懽憂樂忠憤感激好賢惡惡一見於詩

讀之可以知其世學士大夫謂之詩史其所遊歷好事者隨處刻其詩於石及至成都則闕然先生之故居松竹荒涼略不可記今丞相呂公鎮成都復作草堂於先生之舊址繪先生之像於其上假符於此乃錄先生之詩刻石置於草堂之壁間先生雖去此而其詩之意有在於是者亦附其後庶幾好事者於以考先生去來之迹云元祐庚午資政殿學士中大夫知成都軍府事胡序

王彥輔序曰唐興承陳隋之遺風浮靡相矜莫崇理致開元之間去雕篆黜浮華稍裁以雅正雖締句繪章人得一槩爭各所長如大羹元酒者則薄滋味如

孤峯絕岸者則駭郎廟樓華可愛者乏風骨爛然可
珍者多玷缺逮至子美之詩周情孔思千彙萬狀茹
古涵今無有端涯森嚴昭煥若在武庫見戈戟布列
蕩人耳目非特意語天出尤工於用字故卓然爲一
代冠而歷世千百膾炙人口予每讀其文竊苦其難
曉如義鶻行巨鰲拚老拳之句劉夢得初亦疑之後
覽石勒傳方知其所自出蓋其引物連類摘撫前事
往往而是韓退之謂光燄萬丈長而世號爲詩史信
哉予時漁獵書部嘗妄注緝且十得五六官遊南北
因循中輟投老掛冠杜門家居日以無事行樂之暇
不度蕪淺既次其韻因閱舊注惜不忍去搜考所知

再加鐫釋然予不幸病目無與乎簡牘之觀遂命子
澂洎孫端仁參夫討繹俾之編綴用償夙志尚愧孤
陋未臻詳盡在昔聖人猶曰有所不知立蓋闕如顧
惟聞見之寡茲所不免但藏篋中以貽來裔非敢示
諸博古之君子按鄭文寶少陵集張逸爲之序又有
蜀本十卷自王原叔內相再編定杜集二十卷後姑
蘇守王君玉得原叔家藏於蘇州進士何璟丁脩處
及今古諸集相與參考乃曰義有兼通者亦存而不
敢削故予之所注以蘇本爲正云時 洪宋八葉
明天子之在御政和紀元之三禩下元日序

嘉興魯書序曰騷人雅士同知祖尚少陵同欲模楷

聲韻同苦其意律深嚴難讀也余謂少陵老人初不
事艱澁左隱以病人其平易處有賤夫老婦所可道
者至其深純宏妙千古不可追跡則序事穩實立意
渾大遇物寫難狀之景紆情出不說之意借古的確
感時深遠若江海浩漾風雲蕩汨蛟龍龜鼉出沒其
間而變化莫測風澄雲霽象緯回薄錯峙偉麗細大
無不可觀離而序之次其先後時危平俗蠹惡山川
夷險風物明晦公之所寓舒咻皆可槩見如陪公杖
屨而遊四方數百年間猶對面語何患於難讀邪名
公巨儒譜叙注釋是不一家用意率過異說如蝟余
因舊集略加編次以古詩近體一其後先摘諸家之

善有考於當時事實及地理歲月與古語之的然者
聊注其下若其意律乃詩之六經神會意得隨人所
到不敢易而言之叙次既倫讀之者如親罹艱棘虎
狼之慘為可驚愕目見與時毗埽被剗刻轉塗炭為
可憫因感公之流徙始而適中而卒卒至於為少年
輩侮忽以訖死為可傷也紹興癸酉五月晦日丹丘
冷齋序

鄭印序曰讀少陵詩如馳騫晉楚之郊以言其高則
鄧林千巖梗楠杞梓扶疎摩雲以言其深則溟波萬
頃蛟龍鼉鼉徜徉排空拭眚極目方且心駭神悸莫
知所以若其甄別名狀實難為功韓退之推其光焰

萬丈長殆謂是矣 國家追復 祖宗成憲學者以
聲律相飭少陵矩範尤爲時尚於其淹貫羣書比類
賦象渾涵天成奇文險句厭人目力讀者未始不以
搜尋訓切爲病印近因與二三友質問爰就隱奧處
著爲音義至夫人物地理古今傳志咸極討論施之
新學不亦可乎時紹興改元歲次辛亥長至後五日
長樂鄭印序

王安石序曰予考古之詩尤愛杜甫氏作者其辭所
從出一莫知窮極而病未能學也世所傳已多計尚
有遺落思得其完而觀之然每一篇出自然人知非
人之所能爲而爲之者惟其甫也輒能辯之予之令

鄭客有授予古之詩世所不傳者二百餘篇觀之予
知非人之所能爲而爲之實甫者其文與意之著也
然甫之詩其完見於今者自予得之世之學者至乎
甫而後爲詩不能至要之不知詩焉爾嗚呼詩其難
惟有甫哉自洗兵馬下序而次之以示知甫者且用
自發焉皇祐壬辰五月日臨川王安石序

溫陵宋宜序曰詩之言生乎志而言之聲出乎情自
變風作而志之形於言與夫情之發於聲者雖感憤
憂思之成文而尚可以和金石諧律呂而爲聖人之
所取也及夫先王之澤竭雖有作者浮虛之相矜綺
靡之相勝而無復風雅之正矣唐之時以詩鳴者最

多而杜子美迥然特異相望數千載之間而獨得古
人之大體其詞曲而中其意肆而隱雖怪奇偉麗變
態百出而一之於法度不幾於古之言志而詠情者
歟惜乎道人之不見采而子美不見知於上愈窮而
愈工然世之所傳尚有遺落而不完頃者處士孫正
之得所未傳二百篇而丞相荆公繼得之又增多焉
及觀內相王公所校全集比於二公互有詳略皆從
而爲之序故子美之詩僅爲完備近世取士壹於經
術而風騷之學有所不暇雖幽居閑放之人時或諷
味而皆鄙俚陳近之辭求其知子美者蓋寡矣豈子
美之詩深遠而難知邪抑其篇章之浩博而難窮考

邪今茲退休田里始得陳君浩然授予子美詩一編
乃取其古詩近體析而類之使學者悅其易覽得以
沿其波而討其源也予嘉陳君有志於詩而惟子美
之爲嗜則可謂篤於詩學者矣因其請而爲之序云
元豐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序

孫僅序曰五常之精萬象之靈不能自文必委其精
萃其靈於偉傑之人以渙發焉故文者天地真粹之
氣也所以君五常毋萬象也縱出橫飛疑無涯隅表
乾裏坤深入隱奧非夫腹五靈精心萬象靈神合冥
會則未始得之也夫文名一而所以爲用之者三謀
勇正之謂也謀以始意勇以作氣正以全道苟意亂

思率則謀沮矣氣萎體瘳則勇喪矣言芻辭蕪則正
塞矣是三者迭相羽翼以濟乎用也備則氣渟而長
剝則氣散而涸中古而下文道繁富風若周騷若楚
文若西漢咸角然天出萬世之衡軸也後之學者瞽
寶龔聳正不守其根而好其葉由是日誕月艷蕩而莫
返曹劉應揚之徒唱沈謝徐庾之徒和之爭柔闐葩
聯組擅繡萬鈞之重爍爲錙銖真粹之氣殆將滅矣
洎夫子之爲也剔陳梁亂齊宋扶晉魏緒其淫波遏
其煩聲與周楚西漢相準的其愛邈高聳則若鑿太
虛噉萬籟其馳驟怪駭則若仗天策而騎箕尾其首
截峻整則若嚴鈎陳而界雲漢樞機日月開闔雷電

昂昂然神其謀挺其勇握其正以高視天壤趨入作
者之域所謂真粹氣中人也公之詩支而爲六家孟
郊得其氣焰張籍得其簡麗姚合得其清雅賈島得
其奇僻杜牧薛能得其豪健陸龜蒙得其贍博皆出
公之奇偏爾尚軒軒然自號一家赫世烜俗後人師
擬不暇矧合之乎風騷而下唐而上一人而已是知
唐之言詩公之餘波及爾於戲以公之才宜器大任
而顛寇虜汨沒蠻夷者也於時耶戾於命耶將天嗜
獸代未使斯文大振耶雖道振當世而澤化後人斯
不朽矣因覽公集輒洩其憤以書之

王琪曰近世學者爭言杜詩愛之深者至剽掠句語